

# 你以为古代人就不用加班吗?

有人说:“若是回到古代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没事喝喝酒,品品茶,读读诗,那该多好!”显然,这个想法太过天真,纵观中国历代工作制度,真相简直是残酷到不忍直视,并且每个朝代都因为加班这件事,出了一个奇人。

## 【姚崇】 加班这件事连老年人都没放过

相较于其他朝代而言,唐代的工作制度最为人性化,除了延续从汉代以来每5天休一天的“休沐”制度以外,唐代的官员们全年还享受53个节庆假日,其中包括皇帝的生日放假3天,释迦牟尼和老子的诞日放假1天,婚丧这些重大事宜也都有相应明确的假期规定。然而即使有这样健全的工作制度,唐代的官员们仍然过得并不轻松。

在唐代都城长安的官署里,共有内官员2600多人,他们又分为常参官和非常参官,常参官是每天直接把工作汇报给皇帝的人,五品以上才有资格。这些官员每天早晨6点半到8点半要先开个晨会,也就是传说中的早朝。开完会以后,再各自回到岗位上,这才能真正开始一天的工作,通常要处理公务到下午3点多才能下班。核算下来,每日工作时间差不多也是8小时。

然而8小时只是明面上的8小时,并不代表下班就可以走人,唐代早就形成了“夜直”制度,除了宫廷里的太监、宫女、嫔妃以

外,大臣们也要上夜班。中书、尚书、门下三省的负责人轮流值夜班,各省有一本“直令”,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值班日志,由直令史当日交给值夜班的人,次日再收回。

当然,值夜班也要看运气,有时闲得发慌,与“伴直”的同事喝喝茶,吃吃夜宵,写写诗,看看星星月亮,谈谈人生和理想。而有的时候就比较悲催了,皇帝一声令下,无论白天有多累,此刻有多困,必须提起精神来,随时列出相应文件,一旦有误,轻则被贬,重则丢命。

谈到值夜班,在唐朝不得不提一个人,那就是宰相姚崇。

当时的姚崇年事已高,曾经所有的激情与热血都献给了大唐,到了晚年,忽然想任性一把:坚决拒绝值夜班。

直令史也就从了,排夜班的时候直接跳过了姚崇,将值班日志往下传。这一举动竟然引发了许多大臣的不满,认为姚崇搞特殊化。

姚崇这辈子什么没见过?还怕人说三道四?

于是姚崇大笔一挥,在值班日志上批写道:“告直令史,遣去又来,必欲取人,有同司命。老人年事,终不拟当。”

翻译成我们现在的的话就是:统一回复,我好不容易跟直令史请了假,前脚还没进家门,后脚又被喊了去,朝廷里的那些人呐,怎么跟个催命鬼一样没完没了?我老我任性,这个夜班,我坚决不上了,再上下

去,老命直接丢了,你们想怎样就怎样吧。

姚崇位极宰相,不上夜班都能惹非议,那些年事已高,职称不高的官员们更是不敢有稍微的懈怠。可见唐朝的工作制度虽然完善,但加班这个事情,连老年人都没有放过。

## 【王著】 加班加到精神失常

到了宋代,节假日比唐代多了一天,总共54天。但千万别高兴太早,因为这54天的假期里,只有18天被定为“休务”,即不需要办公,那么同时也就意味着其余的节假日是跟平时一样正常上班。

虽然宋代也同样延续了汉代每5天休一天的“休沐”制度,但因为大部分节假日里都要正常上班,假期的性价比极速下降,我们也都有同样的体验:连续加班使人疯狂。

这种疯狂通常表现为神情呆滞,反应迟钝,生无可恋,最多私底下吐槽:不干了。

吐槽结束后,该干吗干吗,心里也会默默想着:我这样埋头苦干,天天加班,老板会给我升职吧?

然而在宋代的某天早晨,朋友圈里出现了一条晨间新闻:昨夜官家突遭翰林学士王著袭击,盖因后者饮酒过量所致。

这起恶性事件的主角是翰林学士王著,此人在事发当晚值夜班。或许是漫漫长夜,他想起了职场的许多烦心事,又或许是对

自己目前的状态产生了焦虑,一时间胸口有些闷,于是借酒消愁。却不曾想几杯酒下肚,竟然喝得酩酊大醉,无法自控,跌跌撞撞地在深夜呐喊:“我要见太祖!来人呐!我要见太祖!”

太祖一拍大腿,心想:让人值夜班是对的啊!这肯定是有大事发生!

于是,太祖赶紧召见了王著,然而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,酒气熏天,披头散发,摇摇晃晃,胡言乱语……

太祖掩面,叹了口气:“又来了。”

原来这个王著,早先也干过类似的事情。

某次宴会上,他也是喝得这样酩酊大醉,嘴里还念着老东家周世宗的名号。太祖想着不杀士大夫,也就没有让他担罪,放了他一马。却不曾想这人加了几天班,就疯魔成了这样。

或许是那天晚上月色很美,太祖心情好,没有杀王著,颁发了一道圣旨:请各位公务员引以为戒,爱岗敬业,遵纪守法,拥抱变化,努力加班,王著已因酗酒闹事,贬官至比部员外郎,逐出翰林院。

原本王著是想通过加班求升职,结果却因为酗酒无法自控导致被贬,仕途一落千丈,真是“加班不规范,亲人两行泪”。

## 【巴延三】 加班让人生完成逆袭

到了清代,工作制度已经严苛到丧心病狂的地步,偏偏这种严苛的制度

在历代王朝里坚持得最久。每天凌晨就要上班,若是遇到皇帝突然来了兴致,在城外的圆明园主持早朝,那么许多城内的官员必须午夜就爬起来更衣上路,以便能准时到达,毕竟上班迟到先得挨30大板。

在这种极早的办公制度下,值夜班的传统依然没有被废除,所以清代有的官员逢上值夜班的话,直接连续上48小时。如果国家有大事发生,连续上100多个小时的班,也纯属正常。

论起值夜班,除了与平日的绩效考核有关以外,同样也是一个容易被皇帝关注并且得到升迁的好机会,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幸运儿,他叫巴延三。

巴延三属宗室,但能力低下,才疏学浅,在那一天值夜班以前,日子过得昏暗无光,是宗亲鄙视链的最底端。嘉庆年间的礼亲王爱新觉罗·昭槤就曾在《啸亭杂录》中提到过巴延三,认为他“齷齪无能,人争鄙薄之”,由此可见巴延三非常不招人待见。

然而历史就是如此神秘,它会在某个时刻忽然扭转一个人的命运。

某天夜里,前方送来八百里加急战报,乾隆阅后马上要下达新的敕令。但已是深夜,大臣们已下班,只有军机处值夜班的官员可供办差,于是乾隆立即派太监召其入宫听旨拟诏。

那天夜里值班的官员

正是巴延三,他突然听说皇帝要召见他,瞬间困意全无,立即跟随传旨太监匆匆入宫,隔窗听旨。

乾隆口述了几百字机宜,要他立刻拟旨送阅。

或许很少有机会遇到皇帝,巴延三又惊又喜,竟然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,一个字都没有记下来。好在传旨的太监才学高于巴延三,帮他完成了任务。

当俩人战战兢兢地将圣旨递给乾隆时,以为要遭到怒斥,却不曾想得到乾隆的夸赞,大夸文书写得好。几日后,乾隆见到军机大臣傅恒,便问:“汝军机有若等良材,奚不早登荐牍?”

傅恒啊,你们军机处竟然有这样的人才,怎么不早点推荐给我呢?

有了皇帝的青睐,一次偶然值夜班的机会,巴延三完成了逆袭,先是很快被外放到陕西做了潼商道员,没过几年,又升任两广总督,成了封疆大吏,短时间内,人生到达了巅峰。

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,巴延三又被弹劾罢黜,但他终究曾经拥有过一段意气风发的时光。我想他会永远感激那个深夜,感激那个深夜里帮他完成拟写圣旨的太监。

纵观唐代、宋代、清代,古人们的工作制度要严苛得多。想一想古人,即便在加班的路上充满了无奈与辛苦,但那也是生命里无法抛却的悲与喜,悲喜交加的人生,或许更有滋味儿。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

# 惨烈的古罗马戏剧表演

在西方历史上,古罗马人向来以“务实”著称,他们强调追求实用和真实,拒绝想象,任何需要想象力的事物到了古罗马就会变了味,因此,古罗马的戏剧也不能免俗。

戏剧自希腊传入罗马后,不仅有传承,亦有革新。在古希腊,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,通常不允许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,登台表演无异痴人说梦。因此,希腊戏剧的演员仅限男性担纲,即便是女性角色也由男演员扮演。我国京剧

表演艺术中亦存在这种情况。

对于古希腊人这种在舞台上“男扮女装”的做法,古罗马人表示简直不可思议,因为这实在是太不真实了!在他们看来,这是什么角色就是谁来演。因此,戏剧也按照古罗马人的思维进行了“现实主义改造”。

在古罗马的特色戏剧中,所有涉及表演的一切事物都是实实在在的。骑马就是骑在活马上,房屋着火就真的放一把火。在



以代达罗斯父子故事为蓝本的浮雕作品

以古希腊神话为素材的剧本中,如爱与美的化身——阿芙洛狄忒(即维纳斯)是裸身出现的,那么

古罗马戏剧舞台上饰演她的女演员自然也是一丝不挂地粉墨登场。

西方历史上著名的古

罗马帝国昏君——尼禄,曾经主办过一场以“代达罗斯”神话为蓝本的哑剧演出。因为原著中有代达罗斯之子——伊卡洛斯给自己安上翅膀飞上天空,却因太阳融化了黏合翅膀的白蜡而坠海身亡的剧情。于是那位饰演伊卡洛斯的倒霉蛋,真的从高台上扇动着纸糊的翅膀,一跃而起,轰然倒地,惨烈地摔死在尼禄脚边,鲜血和脑浆溅了皇帝陛下一身。

这极为惨烈的一幕却似乎在古罗马并不鲜见。

因为在古罗马,从事戏剧表演的演员都是奴隶,而那些注定要在表演中死去的演员,则都是由死囚担纲的。

在古罗马时代,罪犯、奴隶和战俘的处决方式都已经事先规划好了。比如在竞技场相互搏杀而死,抑或与猛兽缠斗而亡,最终以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来给台上的观众们带来欢乐与刺激。在等级森严的古罗马,人命之轻贱,是今时今日的我们难以想象的。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